

106-2 景文科技大學通識中心
【愛。閱讀】國語文朗讀競賽題目

106-2 景文科技大學通識中心
【愛。閱讀】國語文朗讀競賽題目

1.	明湖居聽書	劉鶚
2.	江南的冬景	郁達夫
3.	心照不宣	琦君
4.	靈潔九寨溝	艾煊
5.	水	林良
6.	聽聽那冷雨	余光中
7.	溪上	張漱菡
8.	洋葱五帖	西西
9.	愛我少一點，我請求你	張曉風
10.	深入奧萬大	吳晟
11.	聞香雜錄	南方朔
12.	玉山去來	陳列
13.	夜雨詩意	余秋雨
14.	點燃生命的熱情	蔡涵
15.	飄鳥之歌	劉墉
16.	秋天	龍應台
17.	水丹青	林清玄
18.	窗口	吳鳴
19.	秋日的聲音	王家祥
20.	深度就在表面	佚名

王小玉便啟朱脣，發皓齒，唱了幾句書兒。聲音初不甚大，只覺入耳有說不出來的妙境，五臟六腑裏像熨斗熨過，無一處不伏貼，三萬六千個毛孔，像吃了人參果，無一個毛孔不暢快。唱了十數句之後，漸漸的越唱越高，忽然拔了一個尖兒，像一線鋼絲拋入天際，不禁暗暗叫絕。那知他於那極高的地方，尚能迴環轉折。幾轉之後，又高一層，接連有三四疊，節節高起。恍如由傲來峰西面攀登泰山的景象，初看傲來峰削壁千仞，以為上與天通，及至翻到傲來峰頂，纔見扇子崖更在傲來峰上；及至翻到扇子崖，又見南天門更在扇子崖上，——愈翻愈險，愈險愈奇！

那王小玉唱到極高三四疊後，陡然一落，又極力騁其千迴百折的精神，如一條飛蛇在黃山三十六峰半中腰裏盤旋穿插，頃刻之間，周匝數遍。從此以後，愈唱愈低，愈低愈細，那聲音漸漸的就聽不見了。滿園子的人都屏氣凝神，不敢少動。約有兩三分鐘之久，彷彿有一點聲音從地底下發出。這一出之後，忽又揚起，像放那東洋煙火，一個彈子上天，隨化作千百道五色火光，縱橫散亂。這一聲飛起即有無限聲音俱來並發。那彈弦子的亦全用輪指，忽大忽小，同他那聲音相和相合，有如花塢春曉，好鳥亂鳴。耳朵忙不過來，不曉得聽那一聲的為是。正在撩亂之際，忽聽霍然一聲，人弦俱寂，這時臺下叫好之聲轟然雷動。…

我生長在江南，兒時所受的江南冬日的印象，銘刻特深；雖則漸入中年，又愛上了晚秋，以為秋天正是讀讀書，寫寫字的人的最惠節季，但對於江南的冬景，總覺得是可以抵得過北方夏夜的一種特殊情調，說得摩登些，便是一種明朗的情調。

我也曾到過閩粵，在那裡過冬天，和暖原極和暖，有時候到了陰曆的年邊，說不定還不得不拿出紗衫來著：走過野人的籬落，更還看得見許多雜七雜八的秋花！一番陣雨雷鳴過後，涼冷一點，至多也只好換上一件夾衣，在閩粵之間，皮袍棉襖是絕對用不著的！這一種極南的氣候異狀，並不是我所說的江南的冬景，只能叫它作南國的長春，是春或秋的延長。

江南的地質豐腴而潤澤，所以含得住熱氣，養得住植物；因而長江一帶，蘆花可以到冬至而不敗，紅葉也有時候會保持得三個月以上的生命。像錢塘江兩岸的烏桕樹，則紅葉落後，還有雪白的桕子著在枝頭，一點一叢，用照相機照將出來，可以亂梅花之真。草色頂多成了赭色，根邊總帶點綠意，非但野火燒不盡，就是寒風也吹不倒的。若遇到風和日暖的午後，你一個人肯上冬郊去走走，則青天碧落之下，你不但感不到歲時的肅殺，並且還可以飽覺著一種莫名其妙的含蓄在那裡的生氣：「若是冬天來了，春天也總馬上會來」的詩人的名句，只有在江南的山野裡，最容易體會得出。

「但得兩心相照，無燈無月何妨」低徊地吟誦着這兩句纏綿婉轉的詞，你會體會到兩顆堅貞皎潔的心靈，結合在一起，該是多麼美好，多麼幸福。人生至少要有一個知己，可以共患難的朋友，正如我們必須有一、二部精讀的書，生命才不至於虛拋。於危厄困難中，才有人替你分擔。

知音固然可遇而不可求，而一朝獲得以後，則必能契而勿舍，永結同心的。我說永結同心，並不一定指異性之間的愛，就是同性的朋友，相知極深時，也應當互信互賴，砥礪策勉，以期止於至善。古人說：「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就是對崇高友誼的歌頌。

人們往往嘆息世道衰微，人情淡薄，交友不易，得知音尤難。俗語不是說嗎？「逢人只說三分話，不可全拋一片心。」這幾乎成了我們的處世哲學。可是如果你敞開你的心扉，廣大地接納人們對你的善意與關懷，你會發現，這個世界仍是充滿溫情的。艾默森說：「雖然自私自利像西風般使世界感到陣陣寒冷，但整個人類仍舊沐浴在愛裡。我們遇到過多少人啊，我們很少和他們說過話，但他們尊敬我們，我們也尊敬他們。他們眼中射出的光就是無聲的言語。讀讀這些眼睛裡流露出來的言語吧！心靈自會理解他們的。」兩心相照，就是互相沐浴在對方的愛裡。

九寨溝，陰晴晦暝，四時景色不同。山美，樹美，雲美，雪峰美，瀑布美。最美的是大大小小串珠般的，一百一十四個梯級湖泊。這些有靈性的神秘小湖，來自天上，流注到距我們頭頂三千公尺的高空，凝匯成令人看了心跳的明潔聖湖。

湖水，清澈見底，潔淨無染，透徹明亮，但又不是單純的亮白。它透明的色調，竟會是五顏六色，落彩繽紛。

水晶無影。九寨溝的湖水，和水晶同質，無論多麼深，都可窺透湖底。水草有生命，水底岩石也有生命。就連原始林中枯死後沉入湖中的樹木，也起死回生，在湖水裏重新獲得了生命。

天下湖泊多矣，但一湖之水難分兩色。惟九寨溝的這些小湖極為奇妙，一湖晶亮的水，竟分成為好幾片互不混同的色塊。藍，綠，黃，紅。每一色，又化開來，洇染成了若干深深淺淺，透明無影的色階。藏青，寶藍，淡藍，墨綠，翠綠，淺綠，鵝黃，金黃，紫紅，桃紅。

這湖水色澤的五彩，自何而來？這些綺麗美色，並非山嶺、流雲、花樹的倒影。色階豐富的恬靜神秘水色，你，來自何方？

十四個孩子笑咪咪的走進白色的住宅，也見到了和氣的「師丈」。老師被一聲忽然發出來的呵欠逗笑了。

『到外面去跑跑吧！』她說。『房子後面有個樹林子。大家跟我來。』

除非是探古窟，在玩兒的時候，孩子是不「跟」在背後的。老師像高大的獵人，十四隻獵狗像燧石上迸發的火星，一下子就消失在枝葉濃密的樹林裏。

前一天剛下過一場大雨。現在，樹林外陽光燦爛，樹林裏遍地落葉卻是溼的。孩子清脆的笑聲，是潮溼的黃葉地上的銀鈴。陽光從枝葉的縫隙鑽進來，一條條的金絲，一根根的金柱。綠色大廈裏金光閃爍。

我也是一隻小獵狗，離了羣向前跑，向前飛，向前射出去。忽然眼前一片水光，我站住了。那是樹林的積水。水很淺，只有五、六寸深。水面很寬，像一個魚池。水底的沙乾乾淨淨的。水的四周有樹，水中也有樹。第一次看到水繞樹，第一次看到池中樹，第一次看到地上鋪著透明的軟玻璃，我就站住了。……

四周的銀鈴聲離我越來越遠，靜下來了。風吹來，這時候我才聽見幾億片樹葉低聲交談的聲音，像聽瀑布。這聲使人心靜。

我蹲了下去，伸手去碰水，冰涼冰涼的。我坐在潮溼的落葉床上，脫下皮鞋，脫下襪子，走進水裏。我也變成一顆池中樹。我把自己「種」在水中，再也捨不得離開。

驚蟄一過，春寒加劇。先是料料峭峭，繼而雨季開始，時而淋淋漓漓，時而淅淅瀝瀝，天潮潮地溼溼，即連在夢裡，也似乎把傘撐著。而就憑一把傘，躲過一陣瀟瀟的冷雨，也躲不過整個雨季。連思想也都是潮潤潤的。每天回家，曲折穿過金門街到廈門街迷宮式的長巷短巷，雨裡風裡，走入霏霏令人更想入非非。想這樣子的臺北淒淒切切完全是黑白片的味道，想整個中國整部中國的歷史無非是一張黑白片子，片頭到片尾，一直是這樣下著雨。這種感覺，不知道是不是從安東尼奧尼那裡來的。不過那一塊土地是久違了，二十五年，四分之一的世紀，即使有雨，也隔著千山萬山，千傘萬傘。二十五年，一切都斷了，只有氣候，只有氣象報告還牽連在一起。大寒流從那塊土地上瀾天捲來，這種酷冷吾與古大陸分擔。不能撲進她懷裡，被她的裾邊掃一掃吧也算是安慰孺慕之情。

聽聽，那冷雨。看看，那冷雨。嗅嗅聞聞，那冷雨，舔舔吧那冷雨。雨在他的傘上這城市百萬人的傘上雨衣上屋上天線上雨下在基隆港在防波堤在海峽的船上，清明這季雨。雨是女性，應該最富於感性。雨氣空濛而迷幻，細細嗅嗅，清清爽爽新新，有一點點薄荷的香味，濃的時候，竟發出草和樹沐髮後特有的淡淡土腥氣，也許那竟是蚯蚓和蝸牛有腥氣吧，畢竟是驚蟄了啊。也許地上的地下的生命也許古中國層層疊疊的記憶皆蠢蠢而蠕，也許是植物的潛意識和夢吧，那腥氣。…

有風的日子，溪上變得躁鬧起來，呼嘯而過的風，常會帶來一團又一團的雲朵，將西下的夕陽遮沒了。於是天、地、水，便在那深灰色的暮靄中變成了一種似實而虛的霧氣，溪水激烈地翻騰著，撞擊著岸邊的石塊，那響聲就像是在痛楚的呻吟。岸邊的大樹，也在瘋狂地搖擺、嘶叫。溪上不再見到白帆的漁舟，更消失了那一片靜，代替的卻是喧擾與恐怖所演變成的寂寞。

最美的該是月下的溪色了，逢到月圓的時候，在這寧靜無人的溪水上顯影自憐。那柔和的光輝，將整個的溪面鍍上了一層銀。不，應該說，是塗上了一層銀藍色的透明霧。

於是，夜的空氣更為清新，小立溪邊，裙腳被岸邊的小草輕拂著，好像是被一隻快樂而頑皮的小精靈的手頻頻扯動，令人不自禁地發出愉悅的微笑。

往前望去，一兩艘白帆小船，又奇蹟似的出現，悠悠地、緩緩地、夢遊似地，穿過那一片銀藍色的透明霧，駛向那看不見的夢之谷去了。溪上又只剩下了一片靜、一片柔、一縷縷淡淡的水草香。

置身在這明月清風的靜夜裡，我萌生了濃濃的詩意。

話該怎麼說才能讓你明白呢？我能拍攝的景物，並非我想拍攝的景物；我想拍攝的景物，卻沒有能力攝回來……。

我並非沒有看見風景，應該這樣說吧，我想拍攝的，不是這層層疊疊的江峽峯巒，祇是洪水氾濫的濤聲，祇是，這個站在船舷不聲不響的人此刻的思想；我想拍攝的，不是粉飾了的詩人的草堂，祇是圍牆外面，那個寫著「練習射靶」的小攤子，我想拍攝的那一行一行的笨拙木偶，那枚紅櫻小針破空的聲音。

不是這些林蔭深處桂花的香味、廣場上的銅像、古城樓建築羣的橫匾和對聯。我想拍攝的祇是路旁拍著手唱著歌的小孩，祇是輪渡上清晨隨風飄來的一聲早安。還有，雨及火車站。

我沒有向你提起過吧，是的，火車停站的時候，我們遇上濃密的驟雨，我的傘在行李袋裏，行李袋在運輸車上。站在我身旁那位長著鬍鬚但非常年輕的旅人說：讓我們把草帽借給你，戴上草帽再說吧。我想拍攝的，不是寬敞的火車站，祇是那雙把草帽遞過來的手。

也許你是對的，下次出外遠行，不用再帶攝影機，祇帶眼睛就可以了。

愛我少一點，因為愛使人癡狂，使人顛倒，使人牽掛，我不忍折磨你。如果你一定要愛我，且愛我如清風來水面，不粘不滯。愛我如黃鳥度青枝，讓飛翔的仍去飛翔，紮根的仍去紮根，讓兩者在一剎的相逢中自成千古。

愛我少一點，因為“我”並不只住在這一百六十公分的身高中，並不只容納于這方趾圓顱內，請到書頁中去翻我，那裏有締造我骨血的元素；請到鬧市的喧嘩紛雜中去尋我，那裏有我的哀慟與關懷；並且嘗試到送殯的行列裏去聽我，其間有我的迷惑與哭泣；或者到風最尖嘯的山谷，浪最險惡的懸崖，落日最淒絕的草原上去探我，因為那些也正是我的悲愴和歎息。我不只在我裏，我在風我在海我在陸地我在星，你必須少愛我一點，才能去愛那藏在大化中的我。等我一旦煙消雲散，你才不致猝然失去我，那時，你仍能在蟬的初吟，月的新圓中找到我。

愛我少一點，去愛一首歌好嗎？因為那旋律是我；去愛一幅畫，因為那流溢的色彩是我；去愛一方印章，我深信那老拙的刻痕是我；去品嚐一罇佳釀，因為罇底的醉意是我；去珍惜一幅編織，那其間的糾結是我；去欣賞舞蹈和書法吧——不管是舞者把自己揮灑成行草篆隸，或是寸管把自己飛舞成騰躍旋挫，那其間的狂喜和收斂都是我。

奧萬大的盛景，集高山、溪流、地熱、森林資源於一身，如果把濁水溪比做一條懸掛在台灣胸前的銀鍊子，那麼擁有濃密林木、曲流迴繞、奇石飛瀑的奧萬大，應該就是嵌鑲在這條銀鍊子上的一顆炫麗小墜子吧。

早年林務局在奧萬大森林遊樂區的規劃，確實「慧心獨具」。入口的遊客中心位於廣闊的草坪上，磚紅色與綠色的歐式建築，襯托在豔紅的山櫻花之間，顯得清爽宜人。

沿著園區簡明易懂的指標，往山裡走，可以先往遊客中心附近的瀑布區觀看。從腦寮溪上游來的水，沿地勢往下切，將岩石斷裂成梯狀分隔。水流從最上層、最高聳的石壁垂降而下，形成飛瀑；垂降的水濂，順著石壁，撞擊石壁凸出之處，又形成更小的瀑布，碎裂的、綿密的水花、水霧，映著陽光，灼灼閃閃。山澗溪水在石礫間奔流一小段，接著是分隔兩層的雙瀑、和曲折連續的連瀑。

石壁上，瀑布長年刷洗過的區域，略微呈現紅褐色，而其他不常受水氣浸濡的區域則呈灰色，兩旁攀附岩壁生長的箭竹，在水霧的潤澤下，更顯得青翠。

以前的人愛花喜香，調配香氣是一門重要的生活美學，許多著名的配方，其材料甚至多達二十餘種。香氣甚至還成為註解家庭氣息的重要成分。我曾經讀過宋代的《武林舊事》，印象最深刻的，乃是國家大典，上自皇帝，下至庶民，人人皆簪花為飾，偌大的京城一片花海，白髮紅花，香聞十里。想著那樣的畫面，各種花香似乎也都隔著時空隧道，撲面而來。

有一年春天，到芝加哥植物園遛逛，繁花似錦，所有的花草香全都湧上鼻間心頭，嗅覺細胞忙碌得無法辨識，興奮得近乎暈厥。這是香氣的繁華。

又有一年，隆冬到北京的圓明園。那是個黃昏，斷垣殘壁，荒煙蔓草，孤冷的月色裡，只聞到臘梅的香氣，淡淡裡有些哀傷和孤絕的況味，一路踩著碎雪，心裡很是淒涼。

香氣裡有繁華和滄桑，前兩天的夜晚，走過台北舟山路的台大農場，剛除過草，經過雨淋日曬，有點腐熟的草香，而縫隙裡夾雜著十里香。香氣說，夏天到了。

這是四月初的時候，清晨近五點，我第一次登上玉山主峰頂。當我正是氣喘吁吁，驚疑的心神仍來不及落定時，山頂上那種宇宙洪荒般詭譎的氣象，剎那間就將我完全鎮懾住了。

一片洪荒初始的景象。

大幅大幅成匹飛揚的雲，不斷地一邊絞扭著，糾纏著，蒸騰翻滾，噴湧般綿綿不絕從東方冥冥的天色間急速奔馳而至，灰褐乳白相間混，或淡或濃，瞬息萬變，襯著灰藍色的天，像颶風中翻飛的卷絲，像散髮，狂烈呼嘯，汹汹衝捲，聲勢赫赫，一直覆壓到我眼前和頭上，如山洪的暴濺吟吼，如宇宙本身以全部的能量激情演出的舞蹈，天與地以及我整個人，在這速度的揮灑奔放中似乎也一直在旋轉搖盪著，而奇妙的是，這些雲，這些放肆的亂雲，到了我勉強站立的稜線上方，因受到來自西邊的另一股強大氣流的阻擋，卻全部騰攪而止，逐漸消散於天空裏。

而在東方天際與中央山脈相接的一帶，在這些喧囂狂放的飛雲下，卻另有一些幾乎沈沈安靜的雲，成水平狀橫臥，顏色分為好幾個層次，赭紅色、粉紅的、金黃的、銀灰的、暗紫的，彼此間的色澤則細微地不斷漫漶濡染著，毫無聲息，卻又莫之能禦的。

然後，...

我找了一個較能避風處，將身體靠在岩石上，也讓震撼的心情慢慢平息下來。

夜雨是行旅的大敵。

倒不是因為夜間行路艱難，也不是因為沒有帶著雨鞋和傘。夜雨會使旅行者想家，想得很深很深。夜雨會使旅行者企望安逸，突然憬悟到自己身陷僻遠、孤苦的處境，顧影自憐，構成萬里豪情的羈絆。

不是急流險灘，不是崇山峻嶺，而是夜雨，使無數旅行者頓生反悔，半途而歸。我不知道法顯、玄奘、鄭和、鑒真、徐霞客他們在一次次夜雨中心境如何，依我看，他們最強的意志，是衝出了夜雨的包圍。

如我無用之輩，常常會在大雨如注的夜晚，躲在鄉村旅店裏，把地圖拿出來細細查看。目光在已經走過的千里之間來回，癡想著其間在夜幕雨帳籠罩下的無數江河和高山。這樣的夜晚，我常常失眠。為了把這種沒出息的惰怠心緒驅趕，我總會在夜雨中邀幾個不相識的旅人長時間閒談。

但是，真正讓心緒復歸的，完全不是這種談話，而是第二天晴朗的早晨。雨後的清晨，鋪天蓋地奔瀉著一種興奮劑，讓人幾乎把昨夜忘卻；又不能完全忘卻，留下一點影子，陰陰涼涼的，添一分淡淡的惆悵。

我喜歡熱情的人，覺得他們像陽光一樣的明朗，像火一般的溫暖。

熱情，讓我們對工作興致盎然，對生活充滿了期待，無論對萬事萬物都懷抱著欣賞的趣味。

只是，曾幾何時，我們的熱情逐漸的消退，是因為我們將一切都視為理所當然？既然已經擁有，就不思珍惜感恩？我們總是習焉不察，看到的是日子的一成不變，生活的平淡無奇，卻不知歲月的靜好，也是天大的福分。

唯有熱情的擁抱生命，這樣的人生，才有價值和意義的。

我也和熱情的朋友一起，仔細觀察他的待人接物，他是以怎樣的眼來看待世界？他又是以怎樣的心來體會生命？

慢慢的，我覺得，我心中的熱情，也如花朵般的綻放。

熱情，源自於愛。

由於愛，我們熱切的關注所有的人事和物，我們饒有興味，也樂於付出。不再斤斤計較於眼前的得失，因為，快樂也是一種獲得，歡喜也是一種收成。

更可貴的是，熱情也可以相互感染和回應。當你以熱情待人，對方也常以熱情回饋。於是，孤單寂寞遠去，寒涼苦楚消逝，我們的世界變得更為和諧與溫馨。

一個更為美好的生活環境，不就是我們所夢寐以求的嗎？

當我們能點燃熱情並擁抱生命時，生命將為我們展現它的繽紛，是如此的美麗，讓人喜不自勝。

深秋的夜晚，蟲聲早已消斂，卻聽見外面傳來陣陣的鳥鳴，那不是小鳥啁啾，也不像烏鴉的喧譁，而是一種遙遠的呼喚，一聲疊著一聲，在夜色中迴盪。使我好奇地停下畫筆，推窗遠眺。

禿了大半的林梢，更適於朗朗的星空和月夜；一輪銀白的月亮，在穿林的淡煙和冷峭的空氣中，擴大為一圈淡黃色的光暈。就在那片月暈中，逆光看去，居然正有著點點的野雁，成行地掠過。

或許牠們是在上千英尺的高空吧！雙翼的振動已經看不清，只覺小小的黑影，一個接著一個，上下地輕微抖動，在深藍的夜空中像是點點浮舟，從海面破浪而過。那聲聲的呼喊，則彷彿盪槳的舟子，在月色中，隨著長櫓的搖動，吐氣成歌。於是每一振翅，那歌聲便一波動，悠悠顫顫地穿過冷冷的夜色傳來。

那不是漁歌唱晚，而是雁陣驚寒，因為在「詠聲而歌」之中，帶著一抹淒寒與無奈。偶爾幾聲高亢的，則像是哀哀的長唉。

是啟程時呼喊隊友，以免在黑夜中相失呢？還是向這盤桓了一整個夏季，與春暮秋初的北國家園道別？

天色暗下來，下了一夜的雨。一夜濕雨打下了滿山斑斕的葉子。第二天人們醒來，發現天空陰霾晦暗，山已空，所有的葉子都在腳下。深秋了，只是一夜之間。

水汽蒸發了之後，地上的葉子因為乾燥而捲起來。葉子層層疊疊，蓋住了人們的腳。走過來走過去的腳涉在葉子裡發出嘩啦嘩啦的乾葉聲，聲音脆而響亮，使得邊走邊談的人要提高說話的音量。

樹空了，露出枝桠間一團一團鬆鬆的鳥窩，映著背後的天色，特別明顯。不再有野果可吃的鳥兒現在要開始探訪人家的陽台；陽台上，人們灑了些玉米粒，幫助鳥兒過冬。

蘋果樹上最後一粒蘋果也終於掉了下來，噗一聲，滾到池塘邊。池塘裡的睡蓮葉子早已枯黃，只是仍舊漂在水上，紅色的金魚仍舊不時從葉沿冒出來。那水，一天比一天冷，金魚的體溫也一天比一天低，牠得在結冰的池裡過冬呢。

深秋，萬木搖落，我到收割後的玉米田裡去行走。啊，也是一片生命揮霍乾淨之後的蕭索淒清，令人低頭不想說話。

但是野地裡有落下來的玉米，澄亮的玉米裹在枯黃的葉筴裡；撿了幾根，紮在一起，想帶回去掛在廚房壁上。

更暗的冬天不遠。

我喜歡買散茶，不喜歡買包裝好的茶，因為可以欣賞茶葉，並確定茶的香氣。我喜歡看茶葉在水中緩緩張開，彷彿茶葉帶著山林之氣在水中歌舞。有的茶葉，枯乾黝黑，一遇到熱水，便甦醒一山的翠綠，也喚起了春日的繁華。有的茶葉，單薄乾扁，一見到熱水，便豐潤前生的山川，也觀照了今世的璀璨。

茶葉是美，未飲早已痴了。

我還喜歡把泡過的茶，攤開幾葉在白瓷盤上，細細看它的美麗，看「白毫烏龍」，美麗的毛邊；看「水金龜」如龜的潛行；看「白雞冠」，紅紅的葉片上戴著紅色的雞冠。那泡過的茶葉，簡直可以鑲框裱褙，掛在牆上。

我更喜歡看茶葉在水中浮沈，風流雲散，萬里漂萍；細毫婉轉，流浪天涯。在茶與水相遇的一刻，茶也活了，水也活了。那祕密猶如愛侶的深情重逢，你水中有我，我茶中有你，一葉茶偶遇一滴水，有深深的禪意。更不用說水裡的妙音與茶葉的舞蹈，總是歡喜踴躍。怪不得從前的人把欣賞茶在水中的消息，當成藝術，叫做「水丹青」。

宋朝人陶谷在《荈茗錄》中曾寫到：「茶至唐始盛，近世有下湯運匙，別施妙訣，使湯紋水脈成物象者。禽獸蟲魚花鳥之屬，纖巧如畫，但須臾就散滅。此茶之變也，時人謂『茶百戲』。」茶湯裡可以作畫，剎那間消失，算是最短暫的藝術。

曾經，我有過一方小小的窗口，放眼望去，一脈豐饒的田園青翠。檳榔樹結著纍纍的果實，起風的時候，羽葉婆娑；春陽照臨耕耘的季節，水田波光粼粼；芒種以後，金黃色的稻浪隨風起伏，笑容寫在寫在村人們的臉上。驚蟄前後，我和鄰居的孩子們穿著藍色水褲頭仔，到圳溝摸蛤仔兼洗褲，田裡的牛蛙肥又壯，我們用棉線鉤釣午後的歡天喜地。如果玩得不夠，我們會到堆肥區挖紅蚯蚓，走老遠的路去河壩釣魚，溪哥、南洋鯽和土鱔上鉤的時候，我們興高采烈地吹響蘆笛，伊伊嗡嗡的不成曲調，可我們玩得真開心，把童年塗抹的興高采烈。

面對稻田的窗口還在，我已遠離故鄉，也遠離歡樂的童年。偶然想起，逝去的歲月不再，我也沒有重回那一方小小的窗口，雖然童年如此占據我的內心深處，生活卻忙碌得沒有時間翻檢。也許有一天，當我年老，那一方面對稻田的小小窗口，將是我最後的愛。

想望一方心靈的窗口，打開來，面對蔚藍的天空，靈明清澈的思維自窗口流入，讓我擁有朗廓的心胸。雲絮飄過心靈畫布小小的留白，生命朗朗展開，湖海洗心胸，海天正遼闊，邁開沉穩堅實的腳步，迎向未來。

台東大南溪的毛蟹，四月回到大海產卵，六月幼雛孵化，上溯回溪；至九月漸肥大，十月可捕抓。台灣欒樹在夏末秋初開黃花，十月結蒴果，由黃轉紅褐；原住民看到曠野上盛開的野生欒樹由黃轉紅，便記得是下溪捕毛蟹的季節。如今，道地本土種的野生欒樹，已在城市的行道兩旁穩穩地站立；尤其是秋天，黃花與紅果一齊在綠色的樹冠上燃燒綻放，火紅之姿延燒整條行路，以及行路之上清爽無雲的高空。那是台灣秋天典型的聲音，黃花與紅果隨風搖動，沙嗦作響，只有在少數人的心裏微微揚起。

十月，城市之中，夏日與秋季的分野混沌未明，秋天來臨的聲音難以傾聽；可是曠野的芒絮已悄悄結實，牠們懂得秋季是溫柔豐美又圓滿的日子，秋日的聲音內斂而細緻，時常被不肯離去的夏日尾端喧賓奪主；其實秋季是一直存在的，在溪床的曠野之間，在海岸的草澤地帶，在高山的草原和森林中準時降臨；城市之中，只有將心事結實於胸的人，才記得側耳傾聽吧！

在有名的加州紅杉林前，觀光客看著那高聳入雲霄，如沉默巨人的一顆顆紅杉，有的瞠目結舌，有的驚呼出聲。

「加州紅杉是目前世界上最高大的植物，最高的有九十公尺，相當於三十幾層樓的高度。」導遊介紹說。

加州紅杉都是成群結隊長成一片森林，在地底下，它們的根緊密相連，形成一片根網，有的可達上千頃，除非狂風暴雨大到足以掀起整塊地皮，否則沒有一顆紅杉會倒下。」

觀光客都為這自然的神奇而陷入沉思之中。

因為不必扎太深的根，紅杉就將扎根的能量用來向上生長；而且，淺根也方便他們快速、大量吸收養分，這是他們長得特別高大的另一個原因。」導遊說。

加州紅杉的根，是「慧根」。

一個人如果能多交朋友，廣結善緣，和別人緊密相連，互通有無，快速而大量的吸收各種資訊「養分」，那不僅在遇到狂風暴雨時，有支撐的力量，也能花更少的心血，長得更高、更壯。

慧根短淺，同樣可以成為大器。

沒有專長更要廣結善緣。